

神农谷：一个清凉的乐园

谭苗林



从茶陵奔赴美丽的炎陵,历经了两个小时车程,沿途风景优美,一直在看忽闪而过的山水和村庄。在对目的地的期待中,我们终于抵达充满灵秀与神秘的神农谷(当地人又叫它桃源洞)。

一踏出车门,便仿若踏入尘世之外的仙境,周身被超凡脱俗的气息萦绕。阳光和煦,山风轻拂,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芬芳,青山竞相展现着苍翠,溪流欢唱着轻盈动人的歌谣。真有点儿像置身于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世外桃源。而且我发觉自从车子进了神农谷附近,就感觉到越来越凉快,仿佛逐渐减少了一种夏日的热气,这里简直就是一个清凉的乐园。也许是这里的树木够多吧!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屏障,阻碍和消除了炎夏的灼热。

放下东西我们就往景区走,同行的还有几位炎陵人,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,四周古木参天,浓荫蔽日。放眼望去到处是树,茫茫的原始森林,漫山遍野是茂盛的植被和自由的生灵,有虫鸣鸟鸣,非常动听。这里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王国,植物种类多达数千种。银杏、冷杉、铁杉等珍稀树种,尽情吮吸着雨露阳光。各种野花野草在林间蓬勃生长,大自然的慷慨馈赠,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神农谷亦是野生动物的乐园。陆生脊椎动物、两栖动物、爬行动物、鸟类、哺乳动物等都有很多,已采集的昆虫标本更是多达一千多种。胆小的水鹿、优雅的白鹇,以及被誉为“鸟中大熊猫”的黄腹角雉等珍贵保护动物,都在此安居乐业。不知我们的到来有没有打扰到这些小可爱,也许它们正探头在某个古老大树下偷看我们呢。那么多的珍稀保护动植物在环境优美的保护区生活生长,有赖于此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保护区专门的保护措施。

阳光穿透层层枝叶,洒下细碎光影,如梦似幻。山风轻拂,送来阵阵草木清香。沉醉于这大自然最纯粹的气息中,总是让人心旷神怡的,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清风吹散。

行至森林深处,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映入眼帘。溪水顺着山势潺潺流淌,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,宛如一首灵动的乐章。炎陵的朱



神农谷的瀑布。
罗水金 摄

记事本

给母亲拍照

尹晓华

假期,我回了一趟老家。一进门,看到母亲正在择菜。半年不见,母亲头上的白发明显增多了。缕缕银丝在夕阳的余晖里,格外扎眼。母亲又苍老了许多,岁月不饶人呀。

“华仔回来了,看,我正在择你喜欢吃的空心菜呢。”母亲见我回来,高兴得跟什么似的,脸上的皱纹竟然也舒展开了,仿佛一下子年轻许多。“好啦,我好久没有吃到妈做的菜了,今晚有口福了。”我挨着母亲坐下,一边择菜,一边听她说我小时候的事。

母亲说,小时候的我很调皮。一天到晚在外面捉虫子,玩泥巴,衣服裤子弄得全是泥和灰,每次从外面回来,都是灰头土脸的。她说:“有一次你爸请来了照相师傅来家里照相,我把你喊回来时,你一身泥,土,我想让你衣服帮你换了。但是,那时候穷,除了洗了没干的那件,哪还有多余的换衣服呀?”于是,我帮你洗了一把脸,整了整衣服,领子,然后就照相了。”母亲又笑着说:“那是黑白照,身上有泥巴是看不出来的。”

我一愣,忽然记起了那张放在母亲书桌上的照片。我好奇地往母亲房里走去,照片还卡在玻璃下面,虽然过去了几十年,但还是清晰依旧。这张全家照,我从小看到大,竟然不知道我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巴。我再次仔细地看,依然看不出破绽。只是觉得衣服的颜色有些许深深浅浅的不一致。我笑了笑,想必那颜色深的,便是泥巴的印迹吧。

照片上,父亲英俊潇洒,母亲美丽漂亮,长长的头发披在肩上,衬映着如仙女般的脸庞。我们兄弟三人依偎在母亲身前,脸上洋溢着幸福无比。

时光真的像一把刀,它毫不留情地在母亲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沧桑的皱纹。曾经美若天仙的母亲,此刻也已经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了。母亲的照片很少,只有年轻时几张非常漂亮的黑白照,默默地卡在书桌的玻璃下面。看着美丽动人的照片与眼前苍老的母亲,很难想象,她们是同一个人。

我的手机相册里有无数张照片,朋友,同学,明星,花鸟鱼虫,等等不计其数,唯独没有一张母亲的照片。我突然觉得,身为儿子的我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懊恼和难过,让我不敢看母亲。“妈,我帮你拍张照吧。”我愧疚地说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“都一把年纪了,就不照了吧。”母亲早就习惯了不照相了。“要照,要照,我要发给孩子看看。”我坚持要给母亲照相,当然,要照就不止一张。我帮母亲照了好些照片,还有我和母亲的合影。然后一一让母亲过目,删除不如意的,保存好看的。看得出来,母亲很喜欢我拍的照片,嘴里一直说,还有当年的影子。母亲说,等父亲回来了,要把照片给他看,还要我帮父亲也拍几张。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,我连连点头应和。

也许给母亲拍几张照片,在她看来是件极其平常的事。可在在我看来,却是件很重要的事。它能让我少一点愧疚,多一点念想。它能让我在漂泊的异乡,给予心灵的慰藉,在寂寞的深夜,轻抚那淡淡的乡愁。

散文

家山深处 沐春晖

——父亲节,追忆我的父辈们

关中月

父亲、舅父、伯父,是我上一辈的至亲中,最难以忘怀的三个男人。他们与我,一个是朝夕相处却“敬而远之”,一个是若即若离却“举首戴目”,一个是日月西却“暮云春树”。

三个人,三种人生。父亲“力微任重久神疲,再竭衰庸定不支”,七十不到就撒手人寰。舅父“质傲清霜色,香含秋露华”,“白寿”之年驾鹤西游。伯父“天涯朝暮盼归舟,总忆此身如倦鸟”,怎料客死他乡,享年八十九。

时至父亲节,回忆起三人的点点滴滴,我除了怀念,就是感恩。

难舍难忘是父亲

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是郁闷的,艰辛的,偶尔是欢悦的。

我的祖上几乎不识字,吃了不少苦头。祖父曾说,“即使卖山卖田,也要供儿女上学。”父亲生于1928年,比伯父小8岁。伯父7岁时,祖父真的卖了一块祖山,将他送进学堂。父亲跟着伯父的足迹,先后在中村一峰书院(小学堂)、龙江学院(宁冈县立初级中学)求学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父亲被招为鄱县水口乡(今炎陵县水口镇)的财粮专干,为新成立的基层人民政府筹钱筹粮。他起早摸黑,尽职尽责。哪承想,只干了几个月,我奶奶就卧床不起。当时,爷爷年老,姑妈已嫁,伯父失踪,父亲只得放弃工作,回家照顾奶奶。从此,他的人生轨迹“拐了个弯”。

后来,父亲只是大队、生产队的会计。但他对工分统计、工钱核算驾轻就熟,对三提留、五统筹了如指掌。他有一本厚厚的记事本,家里、集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,他会一一记下来。他整天闷头做事,不苟言笑,大概是对自己放弃“公干”的做法不能释怀。

人民公社时期,实行“队为基础,三级所有”的管理体制。社员无一例外地要参加集体劳动,出一天工计一天工分。水稻、红薯、花生等收获后,交给国家的,留足集体的,剩余的按人头分配到户。年底结算时,人口较多的家庭,扣除平时所得,常常“倒欠”集体的。

那些年,父亲身强力壮,是生产队的主力。他吃得苦,霸得蛮。伐木、烧窑,扛坑木、种茯苓、犁田、把田、搬石灰、打农药,无论是上山、下田,不管是脏活、累活,他都抢着去、争着干。但即使这样,仍难保一家八口的温饱。

就说烧窑吧。那是农村最苦最累最累的活儿。窑是石灰窑,建于大山深处。夏天,他与队里的六七个壮汉一起,穿草鞋上山,用柴刀和斧头砍下马尾松,用钢钎和铁锤砸开石灰岩,然后肩扛手抬,将木柴和石块运至窑边。冬天,装窑、点火,连续烧三天三夜。草棚、野灶就是他们睡觉、煮饭的地方。

在家里,父亲也专抹力气活。春天维修农具,夏天剥柴劈柴,秋天晒谷磨米,冬天刨红薯,每天忙不停。他有石磨点豆腐的独门秘诀,做出的豆腐嫩生生、香喷喷。每年春节前,他都会磨几斤“豆腐”。他有治疗黄疸性肝炎的土方,听邻村里患了此病,他就上山挖来几种树根,免费送上门。

父亲参与过东江水库的建设。东江水库于1958年开工,总库容91.5亿立方米,集发电、防洪、航运、取水等功能于一体。当时,鄱县(今炎陵县)属鄱县专署,有援建任务。父亲接到通知后,欣然带上行李,与他人汇合后赶赴施工现场。挖土、运土、清基、筑坝……一干就是10个月。

父亲对读书人有种天然的好感。他尽自己所能,送一个个子女上学。在那个年代,我大哥、大姐都高中毕业,实属不易。我考入鄱县一中时,他乐呵呵地送我去报到。我考入湘潭地区农校学习时,他经常给我写信,反复说“家里一切都好,不用挂念,听老师的话,安心学习”。

我参加工作后,他眉头越发舒展开来。在他看来,家里终于有人“端上了铁饭碗”,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后来,我弟弟、侄儿先后考上大学、中专,父亲一次次喜上眉梢。有人关心地问起情况,他却说:“见笑了,就是去读书。”

可敬可亲是舅父

在我的印象里,舅父是一个很自爱、很自律、很自然的人。

母亲只有一个亲哥,我只有一个亲舅。客家人大都喊舅父为“舅爷(音ya)”。这比其他的称呼要亲切许多。舅父是个文化人。他是上世纪50年代即参加了工作,一开始在县信用社上班,之后调整为县农行。他长期待在乡镇站所,整天与乡



里乡亲打交道,帮他们解决贷款难题。

舅父有一颗永远向上的心。上班伊始,他对银行业务并不熟练,于是努力地向同事学、向书本学,工作渐入佳境。他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,他做的账目井井有条,他写的字工工整整。他言简意赅,廉洁于心。对领导交办的事,他全力以赴,马上就办。对同事求助的事,他尽己所能,不求回报。

舅父的字我曾经当成过字帖。读中专时,我给他写信请安,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。他那张于言表的关心,让我觉得无比温馨。他的钢笔字写得十分飘逸,令我惊叹不已。此后几年,我都将这封信当作字帖,揣摩着、临摹着。后来,我的字好看了。

舅父的生活习惯很健康。舅父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打牌,不说不人话、不说不人话。下了班就直接回家,做做饭、看看书、散散步。前些年,我去看他,他喊来众子女陪我吃饭。他知道我喝酒,就要长于陪我小酌。见我抽烟,他皱了皱眉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烟要戒,酒要戒。”

舅父比我母亲大一岁,打小就很爱护她。母亲从中村嫁到水口后,两家走动频繁。每年正月初二,我会跟着父亲或母亲,去给外婆以及舅父舅母等拜年。两地相距七八里,有时走到一半就觉得累了,但一想到能马上见到和蔼可亲的舅父,就又动力十足,快步向前。

每次去到舅父家,舅父都会主动嘘寒问暖,并倾其所有,把好吃的零食、好看的书籍、好玩的物件等,统统拿出来,任我挑、任我翻、任我玩,那感觉比在自己家里还爽。舅父说话轻声细语,委婉而中肯,让人觉得如坐春风。

舅父处世落落大方。在单位,他德高望重,却尊重领导,团结同事,从不摆架子、摆老资格。在家里,他很民主,不武断,凡遇大事,总是主动听取家人们的意见建议,再做决策。路上遇到同学、同乡、同事,他总是第一个打招呼,喜气迎人,以礼相待,赢得了好口碑。

可悲可叹的伯父

在我的脑海里,伯父是个故土难离之人,是个随遇而安之人,也是个大爱无声之人。

伯父生于1920年,宁冈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后,又到(江西)省立南昌乡村师范学校深造。1940年起,担任同保乡中心国民学校教员及会计。1949年暑假的一天,伯父徒步去宁冈“挑盐”,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,被抓为挑夫。此后20多年,“生死两茫茫”。

小时候,我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个伯父。据说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伯父曾写过一封信寄回老家,被人截留,后来不翼而飞。信中所写旁人不得而知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1989年夏,伯父辗转回到阔别40年的老家。满头白发的他一进院子,就大声呼喊“阿爸”、“阿妈”,却无人应答。父亲说:“两老已离世30多年了。”伯父捶胸顿足,痛哭流涕。

此后几年,伯父还回来过两次,其中一次还带着伯母。三次回乡,耗尽了大半生的积蓄,但他高兴。每次回来,他都会通知我的几个堂姑姑、表兄妹等。骨肉团圆,好不喜庆。他兴致盎然地走村串户,大声地与当年的熟人打招呼,一口家乡的客家话。

伯父有一个姐姐、一个弟弟,三人风雨同舟,亲密无间。我见到的伯父年近古稀,却身板硬朗,精神矍铄,说话声音洪亮,走路昂首阔步。据父亲回忆,年轻时,伯父就长得高大魁梧,潇洒英俊,且心灵手巧,几乎“学什么会什么”,又性格开朗,喜欢交朋友,家里经常“高朋满座”。

听伯父说,他在同保乡中心国民学校担任教员时,我父亲经常跟着他到学校玩耍,并相中了他的一个女学生,那就是我母亲。据说,母亲小时候长得清秀俊美,又十分乖巧,很讨人喜欢。后来,我父母结婚,就是伯父保的媒。

流落到台湾后,伯父在高雄居住下来,租田耕种,自食其力。多年后,娶了一个离过婚的蔡姓女子。两口子夫唱妇随,陆续生下三女一子。伯父虽劫后余生,备尝艰辛,却并未偶影独游,孤老终生。

“救急不救穷,帮困不帮懒。”伯父当年在老家时就乐善好施,“是亲必顾,是邻必护”。乡邻有困难,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,从微薄的薪资中拿出一部分送上门。朋友有事相求,他二话不说就解囊相助。对他当年的善举,至今还有一些老人的后代津津乐道。

三次回老时,伯父都会兑换若干人民币,揣在腰间,漂洋过海。凡来看他者,他都发个三五百元的小红包,从不让人空手而归。我父亲对他的这一做法颇有微词,他却说:“乡里乡亲,要一视同仁,不能厚此薄彼。”

听说村里有个七岁的小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走急了嘴唇都是紫的,亟待去长沙做手术,不然就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,但动手术,需要六七万块钱,家里负担不起。伯父思索片刻后,就说手术费用由他来解。他从腰间掏出一大把钱,果断地交给小孩的家人。术后,这个小孩身体恢复如常人。

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我想,一代代人终将一代代老去,却总有一代人正年轻。

都是名字惹的祸

朱群

办公室的挂钟指向五点四十分,海海洋习惯性地掏出笔插进墨水瓶。春日的阳光透过纱窗斜射进来,在红木办公桌上投下细密的菱形光斑。这时手机突然震动,一个陌生号码。

“海书记,我是纪伟。”电流声里带着某种公式化的疏离,“周六上午九点,你在办公室等着,我们聊聊。”

钢笔尖在文件上洩出墨点,海海洋感觉后颈的汗毛一根根竖起来。窗外的老槐树沙沙作响,他突然发现三月末的风里还裹着料峭寒意。纪委找我有什么事?海海洋心里犯起嘀咕。

接下来的五天像被按了快进键。周三验收老旧小区改造时,包工头老张往他公文包里塞信封的情景突然复活,那是个暴雨倾泻的下午,牛皮纸袋被雨水泡得发软,他记得自己把信封拍在满水的安全帽上,泥点溅到对方惊讶的脸上。周四路过镇中学新建的塑胶跑道,去年有个建材商送来整箱飞天茅台,酒瓶在月光下泛着幽蓝,他连夜让司机原封不动退回。

周五傍晚,他独自坐在档案室。铁皮柜泛着冷光,项目审批材料整整齐齐码在第三层。指尖划过脱贫攻坚台账,2019年给李家沟修的那条盘山公路,验收时发现两处护栏不达标,他硬是顶着压力让施工方返工。纸页间还夹着村民按的红手印,朱砂色已经褪成浅褐。

周六的晨雾还没散尽。海海洋对着穿衣镜打领带,手指不受控地颤抖,第三次才系成端正的温莎结。办公室门被叩响时,他正盯着党旗旁那盒君子兰——叶片上还凝着昨夜的露水。

“老同学!”来人张开双臂,深灰色夹克带着早春的清寒。海海洋盯着对方眼角的笑纹,忽然与记忆里那个总穿补丁裤的男孩重叠。小学毕业那年,他们曾在后山的老槐树上刻过名字。

“纪伟?纪伟!”拳头落在对方肩头时,海海洋才发现自己一直屏着呼吸。紫砂壶里的太平猴魁舒展开碧绿的叶片,氤氲水汽中,他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正慢慢平复。